

辨證奇聞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辨證奇聞卷三

太醫院掙便
湖氏錢

松著

咽喉痛門

人有感冒風寒一時咽喉腫痛其勢甚急成雙蛾者其
 症痰涎稠濁日渴呼飲疼痛難當其則打勺水不能入喉
 此陽火壅阻於咽喉視其勢若重而病實輕也夫陽火者
 太陽之火也太陽之火即膀胱之火也膀胱之火與腎經
 之火為表裏膀胱之火動而腎經少陰之火即來相助故
 直冲於咽喉之間而肺脾胃三經之火亦復相隨而上升
 於是借三經之痰涎盡阻塞於咽喉結成火毒而不可解



辨證奇聞 卷三

治之法似乎宜連數經而治之矣然而其本實始於太陽
 泄膀胱之火而諸經之火自安矣但咽喉之地近於肺未
 陽既假道於肺經而肺經險要之地即狹路之戰場也安
 有舍戰場要地不解其圍而先搗其本國者乎所貴有兼
 治之法也方用破隘湯 桔梗三不 甘草二不 柴胡一不
 白芍五錢 玄參三錢 麻黃一錢 天花粉三不 山豆根一不
 水煎服一劑而咽喉寬再劑而雙蛾盡消矣方中散太陽
 之邪者居其二而散各經之邪居其五而尤加意於散肺
 之邪者由近以散遠也

人有一時喉忽腫大而作痛吐痰如湧口渴求水下喉少

快已而又熱呼水刺喉長成雙蛾既大且赤其形宛如錫
亮此喉痺之症卽俗稱而纏喉風也如陰陽二火兼熾也
一火者少陽之相火一火者少陰之君火也二火齊發其
勢更暴咽喉之管細小而火不得遽泄遂遏於其間初
作腫而後成蛾也蛾有二一雙蛾一單蛾也雙蛾生兩毒
兩相壅擠中間反留一線之隙可通茶水藥劑尙可下嚥
若單蛾則獨自成形反塞住水穀之路往往有勺水而不
能嚥者藥物旣不可嚥又從何路以進藥哉法宜先用刺
法一則刺少商等穴也尙欠切近用刀直刺其喉腫之處
一分則喉腫必少消可用吹藥以開之吹藥方用胆礬一

分牛黃一分 阜角煖灰末一分 射香 三釐 冰片一分 爲絕

細末和勻吹入喉中必大吐痰而愈 此後用煎劑方名

喉湯 射干 一不 山豆根 二不 玄參 一兩 麥冬 五錢 甘藷

一不 天花粉 三不 水煎服一劑而全愈也 若雙蛾不必用

刺法用此方爲妙方中用玄參爲君 實足以蕩心腎君相

之火況又佐之豆根射干花粉之屬 以祛邪而消痰則火

自歸經而咽喉之間閉門肅清矣

人有咽喉腫痛日輕夜重喉間亦長 成蛾如陽症但不

甚痛而咽喉之際自覺一線乾燥之 至飲小盞之少快至

水人腹而腹又不安吐涎如水甚多 將涎投入清水中即

時散化爲水人以此喉痛而生蛾也亦用瀉火之藥不
特者無一驗且反增其重亦有勾小而不能下嚥者何也
蓋此症爲陰蛾也陰蛾則日輕而夜重若陽蛾則日重而
夜輕矣斯少陰腎火下無可藏之地直奔而上炎於咽喉
也治之法宜大補腎水公如入補火之味以引火歸藏下
熱而上熱自寒矣方用引火湯 熟地三兩 巴戟天一兩
茯苓五升 麥冬一兩 北五味二升 水煎服一劑而火自下
歸咽喉之腫痛全消二劑卽全愈方用熟地爲君以大補
其腎水麥冬五味爲佐以重滋其肺金金水相資子母原
有滂沱之樂水旺足以制火矣又加入巴戟之溫而又是

補水之藥則水火既濟水燭下而火已有不得不隨之勢
更增之茯苓之前導則水火同趨而共安於腎宮不啻有
琴瑟之邪諧矣又何必用桂附大熱之藥以引火歸原乎
雖桂附爲引火歸原之聖藥胡爲反棄而不用不知此等
之病因水之不足而火沸騰今補水而仍用大熱之藥雖
曰引火於一時畢竟耗水於日後予所以不用桂附而用
巴戟天取其能引火而又足補水腎中多乾燥之虞而咽
喉有清肅之益此巴戟天所以勝桂附也

人有咽喉乾燥久而疼痛人以爲此肺金之燥乃肺熱之
故也誰知是腎水之涸竭乎大肺金生腎水者也肺氣清

肅自然下生腎水惟其肺氣甚虛則肺中津液僅可自表而已如腎水大耗日來取給則剝削之痛烏能免乎譬如父母未有不養贍其子者也而處困窮窘迫之時則無米之炊何能止索飯啼饑之哭倘其子成立自能顧家爲父母者不特可以取資而亦可免迫索之苦矣乃其父又伶仃狼狽不善謀生既無倉廩之豐盈更多金錢之耗費則子貧而父母更貧其乾枯之狀有不可形容者矣肺腎又何獨不然故欲救肺之乾燥必先救腎之枯涸也方用子母兩富湯治之

熟地 三兩 麥冬 三兩 水煎服一劑而燥

少止三劑而痛少止十劑而燥與痛盡去也熟地滋腎救

肺子之枯也。麥冬滋肺救腎母之涸也。上下兩治腎水有潤澤之歡。則肺金自無焦焚之迫。然人子而無憔悴之色。則父母自有安樂之愉。此肺腎之必須兼治而熟地麥冬所以並用而能出奇也。

人有生喉癰於咽門之間。以致喉嚨疼痛者。其症必先作癢而紅耳熱。而不可忍。其后嚔唾之時。時覺乾燥。必再加咽唾而後快。久則成形而作痛。變為楊梅之紅瘰。或痛或癢。而為癰矣。夫癰必有虫咽。喉之胞防範。出人以稽防盜。賊豈可容奸細之流盤踞為巡。查之卒其漏泄。直情亦甚多矣。夫盜賊在開門。至師豈明知故縱乎。亦其平日失於

覺察聽其容噫而不加祛逐及其後根深蒂固雖欲殺之而不能矣故世人往往得此病恬不爲意到不能治而追悔於矢治也不其晚乎然而人之成此病也實亦有不易知之故此病因腎水之耗以致腎火之沖而肺金又燥清肅之令不行水火無既濟之歡金火有相形之勢兩相戰鬪於開隘之間焚燒而用火攻傷殘必多而瘡痕聚集久戀於敗燐廢樂之際以爲棲止築壘以居懸崖而窟有不可祛除之患矣治之法仍須補腎中之水而益其肺氣以大滋其化源兼用殺虫之味以治其痺庶幾正固而邪散而虫亦可以盡掃也方用化麻神丹 玄矣一兩 麥冬一

兩 五味子 一錢 白薇 一糸 鼠粘子 一糸 百子 三糸 甘草 一

糸 紫苑 二糸 白芥子 二糸 水煎服 二劑而痛疼少痊 又服

四劑而癰中之虫盡死矣 卽不可仍用此方 另用潤喉湯

熟地 一兩 山茱萸 四糸 麥冬 一兩 生地 三糸 桑白皮 三

糸 甘草 一糸 貝母 一糸 薏仁 五糸 水煎服 連服十劑而瘡

與痛俱除矣 方中更加肉桂一錢 饑服再爲善後之策 又

萬舉而萬全也 蓋從前多用微寒之藥 恐致有脾胃之傷

加入肉桂之補火 則水得火而無冰凍之憂 土得火而有

生發之樂 下焦熱而上焦白寒也

人有生長膏梁 妻耽飲酒 又勞心過度 以致咽喉鼻痛 人



以爲肺氣之傷也誰知是心火太盛移其熱於肺乎夫飲
 酒傷胃胃氣薰蒸宜乎肺氣之熱矣然而胃氣薰肺而胃
 土實生肺也故飲酒尙本傷肺惟勞心過度則火起於心
 而肺乃受刑矣況胃火助之則火性炎上而咽喉乃成燔
 燒之路自然唾涕稠粘口舌乾燥氣腥而鼻而痛症乃成
 矣蓋心主五臭入肺爲腥臭又何疑乎方用解腥丹 廿
 草三錢 桔梗二錢 麥冬五錢 桑白皮三錢 枯苓一錢 天門
 冬三錢 生地三錢 貝母五分 丹皮三錢 水煎服連服二劑
 而痛止矣再服四劑臭自除矣此方治肺而兼治心治心
 而兼治胃者也因膏粱之人其心肺之氣血原虛不滋益

二經之氣血而但瀉其火則胃中之氣血必傷反增其火熱之焰矣妙在補肺以涼肺補心以涼心補胃以清胃而火自退舍咽喉不止痛而痛自定也

人有咽喉腫痛食不得下身發寒熱頭疼且重大便不通人以爲熱也誰知是感寒而成之者乎然而人不敢信爲寒他論理用逍遙散散其寒邪而咽喉之痛卽解雖然人不敢信爲寒以用祛寒之藥獨不可外治以辨其寒乎法用大通一兩葱十條煎湯浴於火室中如是熱病身必有汗而咽喉之痛不減也倘是感寒雖湯火大熱淋洗甚久斷然無汗乃進逍遙散必然得汗而咽喉之痛立除此法

辨寒最確而不特拘之以治感寒之喉痛也

牙齒痛門

人有牙齒痛甚不可忍每至呼號眼淚鼻涕俱出者此乃臟腑之火旺上行於牙齒而作痛也治法不瀉其火則不能取效之撓然火實不同有虛火有實火大約虛火動於臟實火起於腑而實火之中有心包之火有胃火虛火之中有肝火有脾火有肺火有腎火同一齒痛何以別之不知各經在齒牙之間各有部位也而門牙上下四齒同屬心包也門牙旁上下四齒屬肝也再上下四牙乃胃也再上下四牙乃脾也再上下四牙乃肺也再上下四牙乃腎



也大牙亦屬腎經有三牙齒多者貴治病不論多寡總
以前數分治之多驗火既有如許之多而治火之法宜分
經以治之矣雖然吾實有統治火之法方用治牙仙丹
玄參一兩 生地一兩 水煎服無論諸火服之均效察其爲
心包之火加黃連五分察其爲肝經之火也加炒梔子二
錢察其爲胃經之火也加石膏五錢察其爲脾經之火加
知母一錢察其爲肺經之火加黃芩一錢察其爲腎經之
火也加熟地一兩飲一劑而火輕再劑而火散四劑而平
復如故矣夫火既有虛實之不同何以一方而均治不知
火之有餘無非水之不足也我滋其陰則陰陽之火無不

相戩矣况玄參尤能瀉淨遊之火生地亦能止無根之焰
二味又瀉中有補故虛實咸宜實治法之巧而得其要領
也况又能辨各經之火而加入各經之藥有不取效之盡
神乎或曰火生於風牙齒之疼夫有不兼風者但治火而
不治風恐非妙法不知火旺則生風未聞風大而生火入
身苟感風邪則身必發熱斷無風止入牙而獨痛之理治
火兼治風此世人之悞治火病而用風藥反增其火熱之
勢故止痛而愈添其痛矣或疑膀胱有火肝經有火心經
有火大小腸三焦有火何俱遺之而不言不知臟病則腑
亦病腑病則臟亦病治臟不必治腑瀉腑不必又瀉臟况

勝胱心與三焦大小腸俱不入於齒牙故畧而不談也

人有多食肥甘齒牙破損而作痛如行來行去者乃虫痛也夫齒乃骨之餘其中最堅何能藏虫乎不知遇食肥甘則熱氣在胃胃火日沖於口齒之間而濕氣乘之則濕熱相搏而不散乃虫生於牙矣初則止生一二虫久則蕃衍而且多於是虫損其齒遂致隨落一齒既朽又蝕餘齒往往有終身之苦者此等之病必須外治若用內治之藥未必殺虫而臟腑先受傷矣方用五靈至聖散 五靈脂 三

系 研絕細末白微三系 細辛 五分 骨碎補 五分 各研爲細

末先用滾水含漱齒牙至淨然後用前藥末五分滾水調

如稀糊令漱齒半日至氣急吐出如是者三次痛止而出亦死矣斷不再發蓋齒痛原因虫也五靈脂白微最殺虫於無形加入細辛以散火骨碎補以透骨引五靈脂白微直進於骨肉則虫無可藏盡行剿殺虫死而痛自止也

人有牙痛日久上下牙床盡行腐爛者至飲食而不能一日夜呼號此胃火獨盛上升於牙有升無降之故也人身之火惟胃最烈火在何處即於所在之處受病火原易升不易降也火既升於齒牙而齒牙非藏火之地於是焚燒於兩頰而牙床紅腫久則腐爛矣似乎宜可用治牙仙丹加石膏以治之然而其火蘊結可用前方以消弭於無形

今既已潰破腐爛則前又不可用以其有形之難於補救也方用竹葉石膏湯加減石膏五斤知母二斤半夏三斤茯苓三斤麥冬三斤竹葉二百片葛根三斤青蒿五斤煎服連服四劑而火退腫消矣然後再用治牙仙丹以收功也石膏以瀉胃火用之足矣何以又加入葛根青蒿也齒牙以逐其火而葛根青蒿尤能近胃中之陰火所以同用之以出奇陰陽之火盡散而牙齒之病頓除又何腐順之不斬消哉

人有牙齒疾痛至夜而其呻吟不臥者此腎火上沖之故



也然而此火乃虛火而非實火也人作火盛治之多不能
取勝卽作虛火治之亦時而效時而不效者其故何也蓋
火盛當作火衰有餘當認作不足乃下虛寒而上現假熱
也人身腎中不寒則龍雷之火下安於腎宮惟其下寒之
甚而水又無多則腎火無可藏身於是上沖於咽喉而齒
牙受之況齒又骨之餘同氣相招留戀而不相去至于文
分九腎水主事水不能養火而火自遊行於外乃至齒而
作崇譬如家寒難以棲處必至子舍而作威而子又貧乏
自然觸動其怒氣矣治之法急大補其腎中之水而益之
補火之味引火歸原市火有水以養之自然快樂而不至



於上越矣方用八味地黃湯加骨碎補治之一劑而痛止
吾劑而痛不發也蓋六味地黃湯補其腎水桂附引火以
歸於命門何又加骨碎補之多事耶不知補水引火之藥
不先入齒中則痛之根不能除所以必用之以透入齒骨
之中而後直達於命門之內此拔本塞源之妙法耳

人有上下齒牙疼痛難忍閉口少輕開口更重人以爲陽
明之胃火也誰知是風閉於陽明太陽陽經之間乎此病
得之飲酒之後開口向風而臥風入於齒牙之中留而不
出初小疼而後大疼也論理去其風宜愈而風藥必耗人
元氣因虛以入風又耗其氣則氣虛風邪必欺正氣之

怯而不肯出疼終難止也古人右用灸法甚神灸其肩尖
微近骨後縫中小舉臂取之當骨解陷中灸五壯即差但
灸後項必大痛良久乃止 白芷 三牙 石膏二錢 升麻三
牙 胡桐淚一錢 當歸三錢 生地五錢 麥冬五錢 乾葛一錢
天花粉二錢 細辛一錢 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即愈不必三
劑也此方補藥重於風藥正以風得補而易散也
人有上下齒痛甚口吸涼風則暫止閉口則復作人以為
陽明之火盛也調知是溼熱壅於上下之齒不散乎夫濕
在下易散而濕在上難祛蓋治濕不外利小便也水濕下
行其勢順水濕上散其勢逆且濕從下受易於行濕從上



感難於散故濕熱感於齒牙之間散之尤難以飲食之水皆從口入必經齒牙不已濕而重濕乎濕重不散而火且更重矣所以經年累月而痛不能止也治之法必須上祛其濕熱而又不可單利夫小便也佐之以風藥則濕得風而燥熱得風而涼濕熱一解而齒痛自愈矣按原板不載方

鼻淵門

人有無端而鼻流清水者年深歲久則流鼻涕又久則流黃濁之物如膿如髓腥臭不堪聞者流至十年而人死矣此病得之飲酒太過臨風而卧風入胆中胆之酒毒不能外泄遂移其熱於腦中而腦得熱毒之氣又不能久藏從

鼻之竅而出矣夫腦之竅通於鼻而胆之氣何以通於腦而酒之氣何以入於胆耶凡善於飲酒者必其人酒先入胆也胆不能受酒而能滲酒酒經胆之滲則酒之氣盡解倘多飲而過於醉則胆且不及滲矣胆不及滲則胆不勝酒卽不及化酒而火毒存乎其中人卧則胆氣不行又加寒風之吹則胆更不舒矣夫胆屬木最惡者寒風也外寒相侵則內熱愈甚胆屬陽而頭亦屬陽胆之熱不能久藏於胆中必移其熱而上走於頭矣腦在頭之中頭無可藏熱之處必遇穴而卽入况胆與腦原相通者乎腦之穴大過於胆遂樂於相安居之而不肯還入於胆矣迨居既久

而動極思遷又尋竅而出乃順趨於鼻矣火毒淺而涕清
 火毒深而涕濁愈久而愈流愈流而愈重后則涕無可流
 併腦髓而盡出欲不死而不可得者矣治之法治其腦可
 也然治其腦而又復治其胆者探淵之治也万用取淵湯
 辛夷二錢當歸三兩柴胡一錢炒梔子三錢玄參一兩貝
 母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涕減再劑而涕又減三劑而病全
 愈蓋辛夷最能入胆引當歸以補腦之氣引玄參以解腦
 之火如柴胡梔子以舒胆中之鬱熱則胆不來助火而自
 受補氣之益也然不去止鼻中之涕者清腦中之火益腦
 中之氣正所以止之也蓋鼻原無涕遏上游出涕之源而



何必截下流之水乎比治法之神耳或疑當歸過於多用
不知腦水盡出不大補則腦之氣不生辛夷耗散之物非
可常用之也故乘其引導大用當歸以補腦添精不必日
後之再用倘後日減去辛夷卽重用當歸無益矣此用藥
先後之機又不可不識也人疑當歸之不可多用者不獨
嫌其性滑有妨於脾胃誰知腦髓直流之人必髓不能化
精者也精不能化則精必少矣精少則不能分布於大腸
必有乾燥之苦然則用當歸以潤之正其所喜又何慮之

有

人有鼻流清涕經歲經年而不愈人以爲內執而成腦漏

也誰知是肺氣之虛寒乎夫腦漏卽鼻淵也原有寒熱一
 症不止胆熱而成之也然同是鼻淵而寒熱何以分之蓋
 涕臭者熱也涕清而不臭者寒也熱屬實熱寒屬虛寒茲
 但流清涕而不腥臭正虛寒之病也熱症亦用清涼之藥
 寒症宜用溫和之劑倘概用散而不用補則損傷肺氣而
 肺益寒愈流清涕矣方用溫肺止流湯 呵子一升甘
 草一升桔梗三升石首魚腦骨五升煨過存性爲末荆芥
 五分細辛五分人參五分水煎服一劑卽止流矣不必再
 服也此方氣味溫利白能煖肺而性又帶散更能祛邪故
 奏功如神或謂石首腦骨古人以治內熱之鼻淵是石首



腦骨疑爲寒物何以用之以治寒症之鼻淵也吾恐鼻淵皆熱而非寒也不知鼻淵實有寒熱二症而石首腦骨寒熱二症皆能治之但熱症之涕通於腦寒症之涕出於肺我用羣藥皆入肺之藥也無非溫和之味肺既寒涼得溫和而自解復得石首腦骨佐之以截腦中之路則腦氣不下陷而肺氣更閉矣所以一劑而止流也

人有鼻塞通濁涕稠黏已經數年人以爲鼻淵而火結

於腦也誰知是肺經鬱火不宜有似乎鼻淵而非鼻淵乎

夫鬱病五臟皆有不獨肝木一經之能鬱也內經曰諸氣

憤鬱皆屬於肺肺氣鬱則氣不通而鼻乃肺經之門戶故

肺氣不通而鼻之氣亦不通也難經云肺熱甚則出涕肺本清虛之府最惡者熱也肺熱則肺氣必粗而肺中之液必上沸而結為涕熱甚則涕黃熱極則涕濁敗濁之物豈容於清虛之府自必從鼻之門戶而出矣方用逍遙散加減治之柴胡二分當歸三分白朮二分陳皮五分甘草一分黃芩一分茯苓二分白芍三分白芷一分桔梗三分半夏一分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連服八劑全愈此方治肝木之鬱者也何以治肺鬱而亦效不知逍遙散善治五鬱非獨治肝經一部之鬱已也況又佐之桔梗散肺之邪加之黃芩瀉肺之熱且引羣藥直入肺經前鬱之不宜

乎故壅塞通稠濁化耳

目痛明

人有目痛如刺觸兩角多眵羞明畏燈見日則澹而泡浮
腫淚濕不已此肝木風火作祟而脾胃之氣不能升騰故
耳人生後天以脾胃為主脾胃一受肝木之制則土氣遏
抑土氣不伸則津液乾涸木無所養而木氣亦乾枯於是
風來襲之則木更加燥眼目肝之竅也肝中無非風火之
氣而目中欲其清涼無故也豈可得乎惟是肝經既燥則
目痛偏生淚也何哉蓋腎氣救之耳肝爲腎之子腎子爲
風火之邪所困燃眉之禍必求救於腎母而腎痛其子必

以水濟之然而風火未除所濟之水與風火相戰腎欲養木而不能肝欲得水而不敢於是目不得水之益而反得水之損矣而水終為木之所喜而火終為木之所畏目為陽火而燈為陰火故兩息之耳治之法自當以祛風滅火為先然而徒治風火而不用和解之法則風不易散而火不易息也方用息氛湯 柴胡二分 當歸三分 白芍三分 天花粉二分 白蒺藜三分 蔓荊子一分 甘菊花三分 草決明一分 炒梔子三分 白茯苓二分 水煎服二劑二而火退再服二劑而羞明畏燈畏日之症除再服二劑諸症盡愈也此方瀉肝木之風火而又善調脾胃之氣更佐之治目



退翳之品真和解之得宜也

人有目痛既久終年累歲而紅赤不除致生努肉扳睛拳
毛倒睫者乃悞治而成者也夫凡目疾初痛則爲邪盛日
疾久痛則爲正虛正虛之病而悞以邪盛之法治之則癩
爲此症矣世人不悟動以外治不知內病未全而用外治
之劫藥解不受其害者我今特傳一方凡有努肉扳睛拳
毛倒睫者服之無不漸愈但不能取效之速也蓋眼病既
經悞治而成此病其由來非一日也然則藥又何可責其
近功乎方名磨翳丹 歲雜一斤 甘菊花一斤 富歸一斤
白芍一斤 陳皮二兩 柴胡三兩 同州蒺藜一斤 白芥子四



兩茯苓半斤各爲末當爲丸每日早晚白滾水送下五錢服一料全愈此方用攻於補之中不治風而風息不治火而火亡不治努肉而努肉自消不去拳毛而拳毛自去萬勿視爲平平不奇而不知奇寓於平之中也

人有目痛之后迎風流淚而不已者至夜則目睛不明一見燈光兩目乾澀此乃少年時斷喪元氣又加時眼不守色戒以致傷損大眚故眚內之孔不開一見風寒卽透入其孔內氣旣虛外邪難杜故兩出淚也夫淚生於心大眚正心之竅也傷心則淚出傷大眚而亦淚出者正見內外之關切也傷大眚卽傷心也然則欲止大眚之不出淚安

可不急補其心乎然而徒補心亦正無益必須兼腎與肝而治之使腎水以生肝木而肝木更能補心也方用固根湯葶藶一兩當歸五錢白芍五錢熟地一兩麥冬五錢

甘菊三錢菖蒲三分柴胡五分水煎服連服四劑即不畏風再服四劑見風不流淚矣再服十劑全愈蓋葶藶最善止淚加之當歸白芍以補肝熟地以滋腎暨之麥冬以補心佐之甘菊菖蒲柴胡以舒其風火而引諸經之藥以塞其淚竅此固其根本而未症自愈也

人有患時眼之後其目不痛而色淡紅然差明惡日與日痛無異此乃內傷之目人悞作實火治之又加不慎色慾



胡爾如此若再作風火治之必有失明之悲必須大補其
 肝腎使水旺以生肝木旺以祛風則木得液以相養而虛
 火盡散也方用養目湯 熟地一兩 白芍五錢 麥冬五錢
 當歸一兩 葳蕤五錢 山茱萸四錢 北五味一錢 甘草一錢
 甘菊花二錢 柴胡五分 水煎服二劑而目明又二劑而差
 明之症痊更四劑而紅色盡除而愈矣此方妙在大補腎
 肝全不去治目正所以治目也世醫之患每在執拘成方
 不顧目之虛實一味以治火為主為古人之所愚也吾深
 為之歎息云古今來執火之一字以治目不知壞天下之
 眼幾百萬矣子所以特傳此方以云救也幸治目者察其

虛實如知其虛卽以此方投之效應如响正不必分前後也然初起卽是內傷之目痛又從何處辨之我有辨症之妙法日間痛重者陽火也乃是實症夜間痛重者陰火也乃是虛症虛症卽用此方急治之隨手建功何至變生不測哉

人有陰火上冲兩目紅腫淚出而不熱羞明而不甚日出而痛輕日久而痛重此非虛症之痛乎然而此症之虛不在肝而在腎也腎中無火下焦寒甚乃逼其火而上行浮遊於目而目痛也治之法不可瀉火而宜補火并不可僅補火而兼宜補水腎中之寒而火不存實腎中少水而火

無養也水火原不可兩離補水即以補火則水不寒補火即宜補水則火不燥治陰虛火動之症者無不當兼治何獨於治目者殊之此補火之必宜補水也方用八味地黃湯加減 熟地一兩 山茱萸五錢 甘菊花三錢 肉桂一錢 山藥五錢 茯苓三錢 澤瀉三錢 丹皮三錢 柴胡五分 白芍五錢 水煎服一劑而陰火歸源目疾頓愈抑何其治法之神乎蓋陰陽之道歸根最速吾用六味大滋其腎中之水加肉桂以溫其命門之火火喜水養隨水兩同歸本宮龍雷亦靜而雲漢之間火光自散有不成青天白日之世界乎况又佐之柴胡白芍甘菊風以吹之通大澤之氣而雷



火更且安然也

人有能近視而不能遠視者近視則蠅腳細字辨晰秋毫遠視則咫尺之外不辨真假人以為肝血之不足也誰知是腎火之本微乎腎火者先天之火也是火存於腎水之中近視之人既非水之不足何致火之無餘不知先天之火天與之也生來火微火微者火焰自短蓋眼目之中不特神水涵之抑亦神火藏之也天下光能照遠者火也誠看江上煙波之中漁火明透於數十里之外水氣嵐煙不得而掩之也如漁火細小則光亦不大而若隱若現之象矣可見火盛者光照遠火衰者光照近也近視之人正神



火之微耳神火者藏於目中而發於腎內治近視之病必
補腎火為主然而火非水不養雖近視之人原有腎水能
保其後天之不斷削乎水中補火小易之道也方用養火
助明湯 熟地五錢 山茱萸三錢 葳蕤五錢 巴戟天一兩
肉桂一錢 麥冬三錢 北五味子三分 枸杞三錢 水煎服一
月之后自然漸能遠視也但服藥之時必須堅忍色慾為
妙否則亦得半之道倘服之與陽恃之為善戰之資多至
泄精不特目難遠視且有別病之生此方補命門之火所
以助其陽也雖助陽無非益陰本無他害仍恐不善受益
者借陽以作樂故戒之如此非此方之不善也

人有目痛二瞳子大於黃精視物無準以小為大人以為
內熱多之故也誰知是氣血之虛而驟用熱物火酒以成
之者乎夫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瞳子尤精之所
注也故精足者則瞳子明精虧者則瞳子暗是人之視物
全責之瞳子精矣然而視物而知有無責於瞳子虛實視
物而昧大小何也蓋筋骨氣血之精而為脉并為系上屬
於腦腦熱則瞳子散大矣而腦之所以熱者由於多食辛
熱之物也火酒則酒中最熱之漿也且其氣又主散腦中
之精最惡散而最易散也熱而加散腦氣又烏能安然無
恙乎自必隨熱隨散矣腦氣既熱則難於清涼腦氣既散

則難於靜固欲瞳子之不散大得乎瞳子既然散大又為
 能視物有準大小無殊哉治之法以解熱益氣為主而解
 熱必須滋陰滋陰自易降火然後於滋陰之中佐之酸收
 之味始能斂瞳神之散大也方用斂瞳丹 熟地一兩山
 茱萸五錢 白芍一兩 當歸五錢 黃連三錢 五味子一錢 人
 參三錢 甘草一錢 地骨皮五錢 柴胡五分 柞木子三錢 陳
 皮五分 黃柏五分 水煎服連服四劑瞳子漸小再服四劑
 而視物有準矣服一月全愈此方涼血於補血之中瀉邪
 於助正之內祛酒熱於無形收散精於不覺實有不知其
 然而然之妙較東垣李子治法為更神也



人有病目教日月中生翳由下而上其成生翳色作澹綠
狀瞳子痛不可當人以爲肝木之風也誰知是腎火乘肺
肺火與腎火相合而不解乎夫腎主黑色肺主白色白與
黑相合必寔綠色也目翳現綠非腎肺之爲病乎惟是腎
爲肺之子肺爲腎之母也二火何以相犯二火之相犯者
乃子母之寔耳母尅子則子宜順受也子刑母則母宜姑
息也似乎相犯者無閑輕重而何以目翳盡寔綠色且目
中之翳由下而上是子犯母明矣母慈者易犯亦綠母之
過柔也母柔卽弱之謂也天下安有母旺而子敢犯者乎
是治之法補母而子之逆可安矣雖然子之敢於犯母者

雖天性之凶逆亦從旁之人必有以導之始敢安於逆而不顧腎火之犯肺者亦經絡之多不調也補肺金以安腎又烏可不調其經絡以孤腎火之党乎方用健母丹麥冬一兩 天門冬一兩 生甘草一不 桔梗三不 黃芩一不 茯苓三不 青蒿三不 白芍三不 丹參三不 陳皮三分 天花粉二不 水煎服一劑而綠色退四劑而目翳散十劑全愈此方用二冬以補肺用甘草桔梗以散肺之邪柏黃芩以退肺之火則青蒿以瀉胃脾之熱白芍以平肝胆之氣丹參以清心丙之炎是臟腑無非清涼而腎臟邪火安能作祟譬如一家叔伯弟兄之中盡是正人君子羣來解勸而忤



逆之兒卽不愧悔自艾斷不能增添其橫而爲犯上之過矣此方之所以妙也

人有兩目無羔而視物皆倒植人以爲肝氣之逆也誰知是肝葉之倒置乎夫目之系通於肝而肝之神注於目肝敘則視邪肝正則視正肝直則視直肝曲則視曲肝岐則視岐此亦理道之常也今視物倒植者乃肝葉掛而不順耳此必固吐而得者蓋吐則五臟反覆而肝葉開張壅塞於上焦不能一時迅轉故肝葉倒而視物亦倒也治法宜再使之吐然而一吐而傷五臟再吐不傷五臟之血氣乎但不吐而肝葉不易遽轉吾於吐之中而仍用其和之法

使得吐之益而不致有吐之傷方用安臟湯 參蘆鞭二

兩瓜蒂七箇 甘草一兩 荊芥三小 水煎三大碗頓服之即

用鵝翎掃喉中必大吐吐後而肝葉必順矣瓜蒂散原是

吐藥子加參蘆鞭甘草荊芥者於補中以行其吐即於吐

中以安其纏絡又何至五臟之反覆以重傷其氣血哉此

乃吐之變法也凡虛人而宜用吐法者皆可照此法治之

人有驚悸之后目張不能瞑自計使之合眼不可得人以

為七氣之弱也誰知是肝胆之氣結乎雖五臟六腑皆稟

受脾古上貫耳目而目之系實內連肝胆也肝胆血足而

氣有一胆血為而氣結然此猶平居無事之謂也肝胆逢



膏則血縮肝胆逢悸則血止血止血縮而氣乃囚之而結
矣氣結則肝胆之系不能上通於目而目之瞳不能下於
治之法必須解其氣之結而氣之結不易解也仍常補其
肝胆之血血旺而氣伸氣伸而結乃解也方用解結鈔氣
湯 白芍一兩 當歸一兩 炒棗仁一兩 郁李仁三錢 水煎
服一劑而目乃瞑矣白芍平肝胆之旺於瀉中能補當歸
滋肝胆之枯於補中能散炒棗仁安心之藥也安心則不
必取資於肝胆子安而母更安也郁李仁善能去肝胆之
結人之於三昧之中尤易入肝而舒滯走肝而去鬱也所
以一劑奏功耳

人有無故忽視物為兩人以為肝氣之有餘也誰知是腦
 氣之不足乎蓋目之系下通於脾而上竅屬於腦也氣不
 足則肝之氣應之肝氣太虛不能應腦於是各分其氣以
 應物因之見一為兩矣孫真人曰邪中於頭因逢身之虛
 其人深則隨目系於腦入於腦則轉也則目系急也則目
 眩以轉邪中之睛所中者不相比則睛散睛散則岐故見
 為兩物此言尚非定論治之法必須大補其肝氣使肝足
 以應腦則肝氣足而腦氣亦足也方用助肝益腦湯 白
 芍藥二兩 當歸一兩 人參三錢 郁李仁二錢 柴胡五分 天
 花粉二錢 細辛五分 川芎三錢 甘菊花五錢 淳荇八分 生



地三子天門冬三子甘草白芷三分水煎服一劑而
視物爲一欠二劑全愈此方全是益肝之藥非益腦之品
也不知補腦必須添精而添精必須滋腎然而滋腎以補
腦而肝之氣不能遽補也不若直補其肝而佐之祛邪之
藥爲尙蓋腦氣不足而邪得以居之矣不祛邪而單補其
精於腦氣正無益也治肝止所以益腦矣治法之巧者
人有病目之后眼前常見禽鳥昆虫之飛走捉之則無人
以爲怪而不知非怪也乃肝胆血虛有痰而閉結之也夫
肝胆屬木木中無血以潤之則木氣過燥矣內燥必取給
於外水然而肝胆喜內水之資而不喜外水之養也於是



外水不變血而變痰血資肝胆則有盜痰侵肝胆則有損
且血能入肝胆之中痰難入肝胆之內痰既在外反壅塞
肝胆之竅而氣不能展矣見禽鳥昆虫之飛走者皆痰之
作祟也怪病皆起於痰又何疑焉治之法益肝胆之血而
兼消其外壅之痰自易奏功也方用四物湯加味治之

熟地三錢 白芍五錢 當歸一兩 川芎一錢 酸棗仁五錢 青

箱子三錢 茯苓三錢 陳皮一錢 甘草一錢 半夏三錢 白朮

二錢 水煎服四劑日無所見矣此方用四物湯以滋肝胆

用茯苓半夏白朮以分消其濕痰人盡知之也惟加人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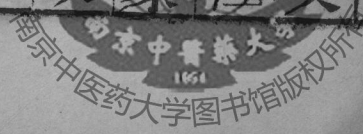
仁青稍別有妙理蓋青稍走目中之系棗仁去心內之迷



心氣清而痰易出目系明而邪自散也然但用一味而不合前藥同用正未能出奇制勝耳

入有目痛之餘兩目白眚盡變爲黑目亦不疼不痛仍能視物無恙毛髮直如條鐵痴痴如醉不言不語人以爲血憤之症也誰知是腎邪之乘心乎夫心屬火腎屬水二經似乎相剋然而心火非腎水不能養腎水不上交於心則心必有煩燥之憂但腎水僅可相資於心而不可過傷夫心也欺心之不足而過將腎水以相資則心自受益矣惟是腎氣乘心本欲救心之枯也而腎中倘有邪水亦挾之以資心則心不受傷乎心受腎邪本自死症乃不死而但

現黑色於目者以腎來救心而非犯心也心畏腎邪而又
 不敢明彰腎之過白皆變黑赤白难分毛髮直豎非怒極
 之驗乎痴之如醉不言不語非挾制太甚無可如何之象
 乎治之法宜斬関直人急救君主垂危祛蕩腎邪撓乱反
 正之爲得也方用轉治湯 茯苓五斤 人參五斤 附子二
斤 五灵脂末二斤 菖蒲一斤 白芥子三斤 白朮五斤 良薑
一斤 水煎服一劑而痴醉醒二劑而毛髮軟三劑而黑皆
 解四劑而全愈夫腎中之邪不過寒温之氣也用辛燥温
 熱之劑自易去邪况又佐之奪門之將輔之引路之人有
 不復困於須臾定乱於頃刻哉



人有月經不道三月忽然眼目紅腫疼
 痛如刺人以為血
 虛而不能養目也誰知是血壅而目痛
 乎夫經水不通似
 乎血枯之症然而血過於盛則肝氣反
 閉塞而不通經既
 不通則熱無可泄不下行而轉壅於上
 而肝之竅開於目
 乃走肝而目痛矣此等之痛肝脉必大
 而有力或茲而滑
 必非細瀆微緩無力之狀也治之法不
 可補血以助熱宜
 通經以瀉肝方用開壅湯
 紅花三斤
 當歸尾三斤
 牛膝

二斤 桃仁十四 柴胡二斤 大黃一斤 香附一斤 鬱金三斤

天花粉二斤 玄胡索一斤 水煎服一劑而經通再劑而目

愈此方全不治目但去通經經通而熱散熱散而目安也



耳痛門附耳聾

人有雙耳忽然腫痛內流清水久則變為膿血者身發寒
熱耳內如沸湯之響或如蟬鳴此少陽胆氣不舒而風邪
乘之火不得散故生此病法宜舒發胆氣而佐之祛風瀉
火之藥則愈矣然有治之而不效者何也蓋胆受風火之
邪燥乾胆汗徒用祛風瀉火之湯則胆汁愈乾胆火愈熾
風借火威火愈焚燒而耳病轉甚矣方用潤胆湯 白芍
一兩 當歸一兩 柴胡一兩 炒梔子二兩 玄參一兩 天花粉
三兩 菖蒲八分 水煎服一劑而痛輕二劑而腫於三劑而
膿血止四劑而寒熱盡除十劑而然癰也歸芍不特入胆

而且入肝也胆病而肝必病平肝則胆亦平也柴胡梔子亦是舒肝之藥舒肝正所以舒胆肝氣既舒則肝血必旺肝血既旺而胆汁有不潤濡者乎胆汁既濡而邪風邪火已有不治自散之機乃加天花粉之遂痰則風火無黨用葛蒲通耳中之竅引玄參以退浮遊之焰自然風火漸祛上焦清涼而耳病隨愈也

人有耳中如針之觸而生痛者並無水止有舌沸人以爲火邪作祟者而不知非火邪也乃腎水之耗也夫腎閉竅於耳腎氣不足則耳閉然耳閉之前必非安然而即閉也其先必痛而後閉其必痛而後閉者何也蓋腎火冲之

也火冲而不得出則火之路塞而不通於是火不再走於耳而成聾矣但火既上冲於耳而火之路何以致塞人多未知其故蓋亦火冲之故也火日冲於耳之竅則耳竅之內有物塞之矣譬如火坑之邊日用火以焚之則薪化為炭而炭成灰歲久年深必致壅阻無路故此等之病必須速治否則成聾而難治矣方用益水平火湯熟地一兩生地一兩麥冬一兩玄參一兩菖蒲一兩水煎服一劑而痛止二劑而響息三劑而全愈而耳不再聾也四味乃補水之藥又能於水中瀉火且不損傷腎氣腎水既足則腎火自降菖蒲引腎氣而上通火得路而上達又何有阻抑



之虞乎此等之病老人最多老人耳聾雖高壽之徵似可不必施治不知已成之聾不必治未成之聾正不可不治也此方治已聾者當有奇功矧治未聾之耳有不取效之提哉

人有耳痛之後雖愈而耳鳴如故者人以爲風火尤在耳也仍用祛風散火之藥而鳴且更甚然以手按其耳則其鳴少息此乃陽虛而氣閉也治宜補陽氣爲主而兼理其肝腎之虛方用發陽通陰湯治之

人參 三斤
茯苓 三斤
白木 二斤
黃芪 三斤
肉桂 五斤
熟地 五斤
當歸 二斤
白芍 三斤
柴胡 一斤
甘草 五斤
白芥子 二斤
荆芥炒黑 二斤
小



煎服一劑輕二劑愈不必三劑也此方卽十全大補之變方也治氣血之虛者實有相益茲何治陽虛而亦宜也不知陽虛而陰亦未有不俱虛者倘單補陽虛以助其虛陽恐陽旺陰衰轉動其火不若兼補其陰則陰足以制陽陰陽相濟而彼此氣通則蟬鳴之聲頓除也

火有雙耳聾閉雷霆喧呼之聲終不相聞而耳內並不疼痛此大病之後或年老之人則有之乃腎火內閉而氣塞也最難取效然得其法正未難也法當內外兼治爲妙內治之法必須大補其心腎雖耳屬腎而非心氣之相通則心腎不交反致阻塞故必用補腎之藥使腎之液滋於

心即直用補心之劑使心之氣降於腎心腎之氣之各

然上升而通於耳矣方用收竅丹 熟地二兩 山茱萸

芩麥冬一兩 遠志三錢 五味子二錢 石菖蒲一錢 炒棗仁

三錢 茯神三錢 栝子仁三錢 水煎服一五 四服可耳中必

然作響此欲開聾之兆也再照前方服一劑而欲則去骨

一分雄鼠胆汁一枚射香一螯水片三螯研極細末爲丸

分作三九綿裹之塞耳中不可取出一晝夜即通矣神效

之極耳通後仍用前湯再服一月後用六味丸大劑吞服

以爲善後之計否則恐不能久聰也

人有平居無事忽然耳聞風雨之聲或如鼓角之鳴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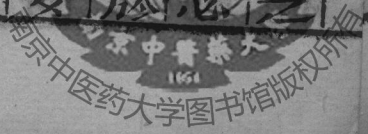
為腎水之盛也誰知是心火之亢極乎凡人心腎兩交始
 能上下清寧以司視聽腎不交於心與心不交於腎皆能
 使聽聞之亂然而腎欲交於心而心必能受心欲交於腎
 而腎必能受者始慶相安也倘腎火大旺而心必畏腎之
 炎而不敢下交於腎矣二者均能使兩耳之鳴但心不交
 於腎者耳鳴輕腎不交於心者耳鳴重今如聞風而鼓角
 者正鳴之重也治之法欲腎之氣復歸於心必須使心之
 氣仍歸於腎方用兩歸湯 麥冬 一兩 黃厚 二兩 生苒仁
 五兩 熟地 一兩 丹參 三兩 茯神 三兩 水煎服二劑而鳴止
 四劑不再發此方涼心之劑也心既清涼則腎不畏心之



熱而榮與來歸原不必兩相引而兩相合也況方中全象
益心滋腎之品不特心無過燥之虞而且腎有大潤之樂
自不寧如夫婦之同心有魚水之歡而無乖離之戚也又
何至喧闐於一室爭攘於兩堦哉

人有不交感而兩耳無恙一交接婦女耳中作痛或癢發
不已或流臭水以涼物投入則快甚人以爲腎火之盛也
誰知是腎火之虛平夫腎中之火乃龍雷之火也火旺則
難動而易息火衰則易動而難息其故何哉蓋火旺者水
旺也火衰者水衰也水衰則不能制火而火易動水衰則
不能養火而火難息耳然則欲火之易動者而難動必使

水之既衰者而不衰也欲火之難息者而易息必使火之
 不旺者而仍旺也故補水必須補火而水乃生亦補火必
 須補水而火乃盛二者原兩相制而兩相成也腎開於
 耳腎之水虛則腎之火亦虛矣腎之水火兩虛則耳又安
 能實哉此癢痛之所以作於交感之後正顯其腎中水火
 之虛也治之法必須補腎中之火而火不可獨補也必須
 於水中補之方用加減八味丸湯 熟地一兩 山茱萸五
 分 丹皮五分 澤瀉二分 茯苓三分 山藥五分 麥冬五分 杜
 五味一分 肉桂二分 水煎服一劑而痛輕再劑而痛止二
 劑癢亦止四劑而水不出也十以生愈此方補火而亦補



水也然而補水多於補火者以火不可過旺也水旺於火而火有安寧之樂火引於水之中水資於火之內則火不至易動而難息又何易上騰於耳門作痛作癢以輕於出水哉

人有因怒氣發熱經來之時兩耳出膿兩太陽作痛乳房脹悶寒熱往來小便不利臍下滿築人以爲腎與膀胱之熱也誰知是肝氣之逆火盛血虧乎夫腎雖開竅於耳耳病宜責之腎然而肝爲腎之子腎氣旣通於耳則肝之氣未嘗不可相通者子隨母之象也況肝藏血怒則血不能藏矣經來之時宜血隨經而下行不宜藏於經絡而作痛

滿脹悶也不知肝喜疏泄怒則氣逆而上奔氣既上逆而
 血又何肯順行於下而為經乎勢必散走於經絡而不得
 泄則火隨鬱勃之氣而上冲兩耳之間乃化為膿水而流
 出於腎母之竅矣太陽者膀胱之位也腎與膀胱為表裏
 肝走腎之竅獨不可走膀胱之路乎小便不利正肝氣之
 乘膀胱也腎之氣通於腰臍七下滿築者正肝氣之乘腎
 也至於乳房脹悶尤肝逆之明驗以兩脇屬肝之部位而
 乳房乃兩脇之際也治之法舒肝氣而使之順不必治耳
 而耳自愈也方用加味逍遙散 白芍一兩 柴胡二兩 當
 歸一兩 甘草一兩 陳皮一兩 茯苓三兩 白朮五兩 炒梔子

一不 天花粉 二不 枳壳 五分 丹皮 三不 水煎服二劑而諸
症皆痊此方乃平肝之聖藥亦解怒之神劑也補血而無
阻滯之憂退火而更鮮寒涼之懼不必治腎而治腎已包
於其中不必通膀胱而通膀胱已統於其內世人不知寢
通之法往往棄而不用深可嘆息者也

口舌門

婦人產子舌出不能收人以爲舌脹也誰知是難產心驚
之故乎夫舌乃心之苗心氣安而舌安舌氣病而舌病產
子而胞胎已破欲顧子而母命恐亡欲全母而子命難保
其心中驚恐自必異於常時心氣旣動心火必不寧矣胎



胞之系原通乎心也用力以產子而心爲之懼故子下而
 舌出也舌出不收心氣過升之故治法必須降氣爲主古
 人有以恐勝之者然舌出由於心驚復因聲以增其恐者
 恐愈傷心氣矣雖舌驟收未必隨收而隨出也故降氣必
 須補心而不可徒增其恐也方用助氣鎮心丹 人參三
 不 茯神二不 葛蒲五分 硃砂一不 不可火製五味子 一不
 水煎合漱久之然後嚥下一劑卽收二劑全愈此方用硃
 砂以鎮心而又得人參以生氣氣旺則火自歸心火歸而
 熱心火亦隨焰而自收矣又何必增其恐懼而氣始下哉
 人有舌下牽強手大指次指不仁兩臂麻木或大便秘結

或皮膚赤暈人以爲風熱之病也誰知是惱怒所致因鬱而成之者乎夫舌本屬陽明胃經之土而大腸之脈散結舌下舌下牽強是陽明胃與大腸之病也然而胃與大腸之病必非無因而至因肝木之氣不伸木剋胃土則土虛而不能化食遂失養於臂指經絡之間而麻木不仁之症生臂指經絡既不能養又何能外潤於皮膚乎此亦暈之所以起也胃土受肝木之剋則胃氣太燥無血以資大腸因熱以生風腸中秘結益失其道之職矣治之法必須通大腸而健胃然肝氣鬱塞不平肝以補血又何濟乎方用八珍湯加減治之 人參 一 斤 當歸 五 斤 白芍 五 斤 柴胡

一芍陳皮五分甘草一芍槐角一芍白木一芍地黃五分
半夏五分茯苓一芍水煎服二劑輕四劑又輕十劑全愈
八珍湯補氣補血之方也加入柴胡以舒肝增入槐角以
清火肝之鬱解而胃之氣自旺胃氣旺而轉輸無難搬運
無滯矣

血症門

人有一時狂吐血者未有不本之火者也然吐血雖起於
火而血已吐出如傾盆則火必變為虛火矣突火可瀉而
虛火不可瀉況血已吐出無血養身而又用瀉火之藥以
重傷其胃氣毋論血不驟生而氣亦不能遽一往往至氣

脫而死者比比然也治之法不可止血而當活血尤不可
活血而急當固氣蓋氣固則已失之血可以漸生未失之
血可以再旺耳方用固氣生血湯 黃芪一兩 當歸五錢
荆芥炒黑一錢 水煎服一劑而血止再劑而氣旺四劑而

血各歸經不至再吐矣此方即補血湯之變其妙全在荆
芥引血歸於氣分之中引氣生於血分之內氣血之陰陽
既交則水火之陰陽自濟漸不至臟腑經絡再至拂逆使
血之沖擊而再嘔也至於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
所宜速固大約此方治初起吐嘔狂血者最妙若吐血既
久未可多服



人有久吐血而未止或半月而一吐或一月而一吐或三月而數吐焉或終年而一吐雖未咳嗽而吐痰不已委因殊甚此腎肝之吐也夫吐血未必皆是腎肝之病然吐血而多經歲月未有不傷腎肝者腎肝既傷則水不能養肝而肝木必燥木既燥而就龍雷之火不能安於木中必下剋於脾胃而脾胃寒虛就龍雷之火乃逆沖於上以欺肺金之弱挾胃中之血遂火旺而沸騰隨口而出矣治之法必腎肝肺三經統補為妙方用三台救命湯 熟地半斤 麥冬三兩 丹皮二兩 水煎二碗一日服盡不再吐熟地補膏以滋肝也麥冬清肺以制肝也丹皮去肝中浮遊之火

而又能引上焦之火以下歸於腎臟使血之歸經也然非
大用之則火勢燎原何能止抑其炎天之势故必如是之
重劑則滂沱大雨而遍野炎氣始轉寢息消歸於烏有至
於火息血靜用地黃丸調理於三年非延生之善計乎願
人守而服之以當續命膏也

人有吐黑血者雖不至於傾盆而痰嗽必甚口渴思飲人
以爲此火也然此火爲何火乎乃腎經之突火也夫腎有
虛而無突何以致此蓋腎中之火而又挾心包相火並起
而上沖耳腎火不可瀉豈心包之火亦不可瀉乎然而心
包之火可瀉而腎終不可瀉也心包之火必致有傷於腎

然則終何以瀉之乎吾瀉其肝則二經之火不瀉而自瀉也肝爲心包之母而腎之子也母弱而子不能強子虛而母亦自弱耳方用兩瀉湯 白芍一兩 丹皮一兩 地骨皮一兩 炒黑梔子三錢 立參一兩 水煎服連服二劑而黑血變爲紅色矣再服二劑而咳嗽除血亦自止神效也夫黑色乃北方之色也黑血屬腎而乃兼屬之心火恐非至理之談而不知火熱之極投之水中必化爲烏薪矣心包之火同入腎中則火極似水又何疑乎今用兩瀉之湯雖瀉肝木其實仍是兩瀉心包與腎經也火得水而解血得寒而化此黑血之所以易變而吐之所以易止也

人有感觸暑氣一時氣不及轉狂嘔血塊而不止者此暑邪犯胃也其症必頭痛如破汗出如兩口必大渴發狂亂叫若作虛症治之必反增劇如當歸補血湯又不可輕用也法宜清暑熱之氣而佐之下降歸經之藥則氣不逆而血自安然矣方用 青蒿一兩 當歸五分 荆芥炒黑三分 石膏一兩 麥冬五分 玄參五分 大黃一分 水煎服一劑而暑氣消口渴止二劑而血歸於經諸症悉愈不可再用三劑也此方名為解暑止血湯妙在青蒿能於解暑之中而善退陰火則陰陽既濟而拂逆之氣自除於是以石膏退胃火以麥冬退肺火以玄參退腎火荆芥從上焦而引火



下行又得大黃迅速不再停於胃又恐血既上越而大腸必加燥結加人當歸之滑以助其速行之熱故旋轉如環而取效甚捷也

人有痰中吐血如血絲者日間則少夜間則多咳嗽不已多不能眠此乃腎中之火沖入咽喉而火不得下歸於命門故火沸為痰而上升而心火又欺肺金之弱火來相刑是水之中兼有火之氣所以痰中見血絲也方用化絲湯

熱地 一兩

麥冬 一兩

貝母 一兩

玄參 五兩

茯苓 五兩

蘇

子 一兩

地骨皮 三兩

沙參 三兩

荆芥 一兩

水煎服一劑而

血絲少再劑而血絲斷矣此方肺腎心三經兼治加之去

痰退丸之劑消弭於無形故能成功之速倘不用補劑而
惟事於去痰退火吾恐痰愈多而血愈結也惟是既愈之
後不可仍服此方服益陰地黃丸甚妙方用 熟地一斤

山藥 八兩 麥冬 十兩 北五味 三兩 山茱萸 八兩 丹皮 六兩

茯苓 六兩 地骨皮 十兩 澤瀉 四兩 蜜爲丸服一年永不

發

人有久吐血而不能止百計止之而不效者蓋血犯濁道
也夫火不盛則血不吐氣不逆則血亦不吐也然氣逆由
於火盛欲治氣逆必須降火然而火盛既久則火不能盛
氣逆既久則氣更加逆矣似乎瀉火易而轉氣難然而火



瀉則氣亦隨之而轉矣但火久則變為虛火矣虛火宜引
 而引火之藥多是辛熱之味恐引火之藥太多反有助逆
 之慮不若壯水以鎮陽火之為得也方用壯水湯熟地
 二兩生地一兩荆芥炒黑二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調服
 一劑而血即止再劑而血即斷不再發也熟地與生地同
 用則補精之中而即寓止血之妙荆芥引血而歸於經絡
 三七根即隨之而斷其路徑使人之而不再出也炎炎之
 火得水自消急急之氣亦得水而降此中至理不可與淺
 見寡聞者道也

人有大怒吐血其色則紫其氣則逆兩脇脹滿作痛此怒



氣傷血不能藏而吐也肝木藏血何以怒則不藏平蓋肝
逢怒則肝葉開張血卽不能藏矣肝氣本急怒則更急急
則血自難留故一湧而出往往有傾盆而吐者况肝中原
有龍雷之火因怒而火盛今血既吐出擊動其火於是鈔
木焚林而上越矣血既上湧肝無血養自然兩脇作痛輕
則脹滿也治之法急宜平其肝氣而少加清涼之品則怒
氣一平而龍雷之火必至收藏而血症可愈倘一味用止
血之藥反足以拂其火熱之性動其嘔逆之機也方用平
肝止血散 白芍 二兩 當歸 一兩 荊芥 三錢 炒梔子 二錢
甘草 一錢 浮皮 三錢 水煎服一劑而肝氣平二劑而吐血

止三劑氣不逆而脹痛而盡除也芍藥平肝而又能益肝中之氣血同當歸用之則生血活血實有神功丹皮梔子不過少涼其血以清其火以便荆芥之引經甘草之緩急也

人有咯血者血不驟出必先咳嗽不已覺喉之下氣不能止必咯出其血而後快人以爲肺氣之逆也誰知是腎氣之逆乎腎氣者腎中之虛火也虛火之盛由於真水之衰水衰則不能制火而火遂逆沖而上矣然旣逆沖於上則血宜大吐矣何以必咳而出也蓋肺氣阻之也夫肺爲腎之母腎水者肺之順子也腎火者肺之嬌子也肺本生腎

水者也肺生腎水而不生腎火惡嬌子之凌犯而有鄙薄
 之心而子因肺母之養腎水而不養腎火於是罵詈呼號
 而上犯劫奪肺金之血而肺又不肯遽予故兩相揮掣而
 咯血也方用六味地黃湯 熟地 一兩 山茱萸 五錢 山藥
 五錢 麥冬 一兩 五味子 一錢 茯苓 三錢 澤瀉 三錢 丹皮 三
 錢 水煎服連服四劑血不咯矣服一月全愈用六味湯以
 大資其腎水用麥冬五味以大益其肺金自足以制火之
 有餘何至於血之再咯而出哉譬如家有逆子而長子賢
 良又有金玉必為逆子所畏而母又健強清肅懼畏之不
 暇何敢恃愛而橫逆乎既無橫逆之事豈有盜母之財物



輕棄如遺哉此治水而不須瀉火之明驗也矣

人有嗽血者因咳嗽而出血也其症多因勞傷而成耗損腎水水不能分給於各藏而又不慎於女色則水益涸矣水涸而肺金必來相生以泄肺金之氣而無如腎水日日之取給也則子貧而母亦貧矣夫貧子盜母之資則母有刺膚之痛欲求救於胃而胃又受肝火之凌則胃不敢生肺肝木生火則心火必旺心火一旺必來乘肺肺受外侮必呼子以相援而腎子水衰不能制火火欺水之無用凌肺愈甚肺欲避之子宮而腎子之家又窘道乾枯無藏身之地勢不得仍返於本宮而咳嗽吐血矣治之白宜救肺



然而徒救肺而腎之澗如故則肺之液仍去顧腎而肺仍傷也故治肺仍須補腎腎水足而肝木平腎水足而心火息不必治肺而肺安矣方用 麥冬 二兩 熟地 二兩 地骨皮 一兩 丹皮 一兩 白芥子 三錢 水煎服一劑而嗽轉二劑而咳輕連服十劑嗽咳除而血亦自愈麥冬與熟地同用乃肺腎子母兩治之法也加入地骨皮者實有微義蓋吹血必損其陰陰虛則火旺然此火旺者仍是陰火而非陽火也我用地骨皮以解骨髓中之內熱則腎中無煎熬之苦自然不索於肺金而肺中而澗自然清肅之氣下濟於腎內子母相安則腎水漸濡可以養肝不可以制心火



外侮不侵家庭樂豫何至受有煩言而有損耗之失哉至於白芥子不過消膜膈之痰無他深意以陰虛咳嗽者必有痰故取其不耗真陰之氣也

人有鼻中流血經年經月而不止者或愈或不愈雖鼻中流血較之口中吐血者少輕然而聽其流血而不治與治之而不得其法皆能殺人蓋吐血犯胃而衄血犯肺胃爲濁道肺爲清道也犯濁道則五臟盡皆反覆犯清道則止肺經一藏之逆也然而犯清雖輕於犯濁而氣逆則一逆則變症多端故皆能殺人也治法宜調其肺氣之逆但肺氣何以致逆乎亦成於肺經之火也夫肺屬金木無火也

肺金之火仍是腎水之火也腎因心火之侵而腎水來救
久之腎水乾涸而腎火來助火與火鬪而血乃妄行從鼻
而上越矣然則調氣之法舍調腎無他法也而調腎在於
補水以制火方用止衄湯 生地一兩 麥冬三兩 玄參二兩
水煎服一服卽止麥冬直治其肺金之匱乏生地玄參
以解其腎中遏抑之火火退而氣自順氣逆既順而血自
歸經矣然此方倘畏重減輕則火勢炎炎未易止遏正不
能取效也

人有耳中出血者涓匕不絕流三日不止而人死矣此病
世不常有然而實有其症也耳者腎之竅也耳中流血自

是腎虛之病然而腎虛血不走胃不從口出而偏從耳出者正有故也蓋心包火引之也心包之火與命門之火原自相通二火沸騰則血不走腎而走耳矣蓋胃爲心包之子胃恐腎火之害心而兼害胃故引其火而上走於耳而諸經所過之地盡捲上而行故血乃隨之而出也雖耳竅甚細不比胃口之大無沖決之虞而涓々不絕豈能久乎故必須急止之方用 麥冬 一兩 熟地 二兩 苧蒲 一糸 水煎服一劑而效如響方名填竅止氣湯用熟地以填補腎經之水麥冬以息心包之焰二經之火息而耳竅不閉則有孔可鑽雖暫止血未必不仍然越出也故用苧蒲引二

未直透於耳中又引耳中之火而仍遠於心句火歸而耳之竅閉矣如此用藥之神真有不可思議之外

人有舌上出血不止者其舌必然紅爛其裂紋之中有紅

痕之現血征痕中流出雖不能一時殺人然而日加頓困

久亦不可救援也此症乃心火太炎而腎中之水不來相

濟之故也夫心必得水以相養邪水犯心則死真水養心

則生故心腎似乎相剋而其實相生也今腎水不交於心

則欲求腎之養而不可得乃求救於舌下之蕪泉終日取

給其津液未免火氣薰蒸於舌矣夫蕪泉有水能灌注五

臟然而腎水足而蕪泉之水亦足腎水枯而蕪泉之水亦



枯譬如江河之水旺而井水亦滿也今腎水既不濟於心
 之中又何能越心而下升於唇口之上此廉泉欲自養方
 寸之舌而不能又何能濟心之炎熱乎故泉脈斷而其聲
 裂亦無濟於心而并爛其舌舌既爛矣清泉泥濘必流於
 水而成血也治之法必大補其心腎使心腎交濟而舌之
 血不斷而自止也方用護舌丹 丹皮 三多 寒冬 三多 桔
 梗 三多 甘草 一多 玄參 五多 人參 一多 熱地 一多 五味子
 一多 黃連 三分 肉桂 一分 水煎服一劑而舌之血即止連
 服四劑而舌之爛亦愈此方全不去治舌而奏功甚神者
 交其心腎也心腎交而心之氣下通於腎矣寧再求濟於



舌乎舌不耗津於心則舌得自養矣此不治舌正勝於治
舌也不止血而正勝於止血耳

人有齒縫出血者其血之來如一線之標此乃腎火之沸
騰也夫齒屬腎匕熱而齒亦熱腎虛而齒亦虛腎欲出血
而齒卽出血矣雖然齒若堅固則腎卽欲出血無隙可乘
又從何處出血哉似乎治齒縫標血必須治齒也然而徒
治齒又正無益仍須治腎蓋腎爲本而齒爲末也夫腎火
沸騰乃龍雷之火也直奔於咽喉血直從口出矣何以入
於齒卽蓋腎火走任督之路而上趨於唇齒無可出之路
乘齒縫有隙而出之龍雷之火其性最急而齒縫之隙細

小不足以暢其所出故激而標出如線也方用六味地黃

湯加麥冬五味骨碎治之 熟地 一兩 山藥 四不 朱棻 四

丹皮 五不 澤瀉 三不 茯苓 三不 麥冬 五不 五味子 一不

骨碎補 一不 水煎服一劑而血即止也連服四劑永不

發六味地黃湯大補腎中之真水水足而火自下降火降

而血不妄行矣又徒慮補腎水而水不易生用麥冬五味

子以補其肺又從腎之化源而補之也補肺而水尤易生

加入骨碎補透骨以補其漏則血欲不止而不可得矣

人有臍中流血者其血不十分多夫水流出人亦不十分

狼狽然臍通氣海關元命門烏可泄氣乎雖血流非泄氣



之比而日日流血則氣亦隨之而泄矣可不急治乎治之
法自應閉塞臍門然而不清其源而徒閉其門亦徒然也
夫臍之所以出血者乃大小腸之火也二火齊旺則必兩
相爭鬪於腸中小腸之火欲趨出於大腸而大腸之火欲
升騰於小腸兩不相受而火乃無依上下皆不可泄因臍
有隙乃直攻其隙而出火出於臍而血亦隨之矣然則治
臍之出血可不急安其大小腸之火乎然而大小腸之所
以動火以腎經乾燥無水以潤之也故治大小腸之火仍
須以治腎為主方用兩止湯 熟地 三兩 山茱萸 一兩 麥
冬 一兩 北五味 五小 白朮 五小 水煎服一劑卽止血不流

四劑除根熟地山藥以補腎水麥冬五味以益肺氣多用
五味子者不特生水而必取酸而歛之也加白朮以利腰
臍腰臍利則水火流通自然大小腸各取給於腎水而無
相爭之亂水足而火息血不止而自止也

人有九竅流血者其症氣息奄奄欲卧不欲見目頭暈身
困人以爲崇憑之也而不知不然蓋熱血妄行散走於九
竅也視其症若重然較吐血走一經者反輕引血歸經則
血不再流也其故何哉夫人一身之中無非血也九竅出
血乃由近而遠非盡從臟腑而出耳然而治之法仍須治
臟腑而不可止治經絡以臟腑能統攝經絡也方用當歸

補血湯加味治之 當歸一兩 黃芪二兩 荆芥炒黑一錢
人參三錢 白朮五錢 生地五錢 水煎服一劑即止血二劑
不再流矣熱血妄行不清火而反補其氣得毋疑氣旺之
助火耶不知血已妄出火已泄矣不必又去清火血之妄
行者由於氣之虛也氣虛則不能攝血血得火而妄行於
是逢竅則鑽也今補其氣則氣旺矣氣旺則自能攝血也
倘用止抑之法則一竅閉矣而衆竅安保其盡閉乎此補
血湯之所以妙也況又加味以行氣而涼血又未嘗無清
火之味焉得不奏功如神哉

人有大便出血者或糞前而先便或糞後而始來人以爲



糞前來者屬大腸之火糞後來者屬小腸之火其實皆大腸之火也夫腸中本無血也因大腸多火燥乾腸中之液則腸薄而開裂血得從腸外而滲入之矣腸之裂竅在上則血來遲腸之裂竅在下則血來速非小腸之能出血也小腸出血則人且立死蓋小腸無血如有血則心傷矣心傷安能存活乎大便出血統小腸論之以辨症則可謂大便之血以糞前屬之小腸則不可也故治便血之症宜單治大腸然而大腸之所以出血非大腸之故也腎主大小便腎水無濟於大腸故火旺而致便血也方用 熟地一

兩 當歸一兩 生地一兩 地榆三錢 木耳末五錢 水煎調服

一劑卽止二劑全愈方名三地湯此方精血雙補則腸中
自潤既無乾燥之苦自無滲漏之患況地榆以涼之木耳
以塞之有不取效之速者乎

人有小便溺血者其症痛熨馬口之間如刀割刺觸人以
爲小腸之火也而不知非也小腸出血則人立死安得痛
楚而猶生乎因人不慎於酒色欲泄不泄受驚而成之也
精本欲泄因驚而縮入則精已離宮不能仍反於腎中而
小腸又因受驚不得直洩其水則水積而火生於是熱極
而煎熬將所留之精化血而出於小便之外其實乃腎經
之精而非小便之血也治之法宜解其小腸之火然而解



火而不利其水則水壅而火仍不得出精血又何從而外

泄哉方用水火兩通丹 車前子 三錢 茯苓 五錢 木通 一

錢 梔子 三錢 黃柏 一錢 當歸 五錢 白芍 一兩 扁豆 一錢 生

地 一兩 水煎服一劑而澀痛除二劑而溺血止三劑全愈

不必用四劑也方中通利水火而又加之平肝補血之藥

者蓋血症最懼肝木剋脾胃則脾胃之氣不能升騰而氣

乃下陷氣陷而血又何從而外散乎今平其肝則肝氣舒

而脾胃之氣亦舒脾胃之氣既舒而小腸之火兩通矣敗

精有不速去者乎

人有皮毛中出血者或標出如一線或滲出如一絲或出

於頭上或出於身中或出於兩脛之間皆肺腎兩經之虧
火乘隙而外擲也此等之症舍補腎水無第二法可救然
而補腎之功緩必須急補其氣之旺則肺全自旺而皮毛
自固矣方用肺腎兩益湯 熟地二兩 人參一兩 麥冬一
兩 三七根末三錢 水煎服一劑而血即止矣再用六味地
黃湯加麥冬五味調理一月不再發方中熟地以壯水麥
冬以益金金水相資則肺腎之火自息血自歸經又何自
走入皮毛而外泄況方中復有三七根原能止血乎毋怪
其取效之捷也

人有唾血不止者然止唾一口而不多唾人以爲所唾者



不多其病似輕而不知實重蓋唾血出於脾而不出於胃也夫胃脾相表裏者也血犯胃已傷中州之士後天已虧矣况更犯脾陰之後天平胃主受而脾主消脾氣一傷不能爲胃化其精液雖糟粕已衰但能化粗而不能化精以轉輸於五臟六腑之間則臟腑皆困矣是脾之唾血更甚於胃之吐血矣然而脾之所以唾血者仍責之胃土之虛不特胃土之虛而尤責之腎水之衰也蓋胃爲腎之關門腎衰則胃不爲腎以司其開闔而脾之血欲上唾而胃無約束任其越出於咽喉之上矣故脾之唾血雖脾火之沸騰實腎胃二火之相助也治之法平脾之火必須補脾之

土也補脾之土以平脾之火必須補腎之水以止胃之火

也方用滋脾飲治茅根三錢甘草五錢人參三分茯苓

錢玄參三錢芡實三錢山藥三錢熟地一兩丹皮三錢沙

參五錢水煎服一劑而唾血止再劑全愈此方輕於治脾

而重於補腎故能建功之神誠探本之法也倘瀉脾火之

有餘必致損胃土之不足胃氣傷而脾氣更傷然後始去

補腎則不能生腎水矣又何能制脾火之旺哉毋論吐血

難止吾恐胃閉不閉而血且傾盆盈碗而大吐矣此滋脾

飲之所以妙耳

人有雙目流血甚至直射而出婦人則經閉不行男子則



口乾唇燥人以爲肝血之妄行也誰知是腎中火動乎去
腎中之火相火也相火得君火寧靜則相火不敢上越於
兩目之間惟君火既衰而後心中少動於嗜慾則相火則
挾君主之令以役使夫九竅而九竅尊君之命不敢不從
聽其所使矣心之系通於目肝之竅開於目肝中有火亦
相火也與腎中命門之相火心中包絡之相火正同類也
同氣相投相助而沸騰不啻如小人結黨比附而不可解
直走心肝之竅系血不下行而上行矣治之法似宜補心
君之弱以制腎火之動也然而心火既虛補心而心不易
旺必須補腎以生心則心火不動而腎火亦靜耳方用助

心丹 麥冬一兩 遠志二斤 茯神三斤 熟地一兩 山茱萸

五斤 玄參三斤 丹皮三斤 芡實五斤 蓮子心一斤 當歸三

斤 柴胡三分 水煎服一劑而血止二劑不再發此方心肝

腎三經同治之藥也補腎以生肝即補腎以生心耳或疑

腎中火動不直重補其腎不知腎火之動乃腎水之衰也

水衰故火動水旺不火靜乎況心火必得腎水之資而火

乃旺也心火旺而腎火自平矣有至理非漫然用之耳

人有舌上無故出血不止細觀之有小孔標血人以爲舌

衄也誰知是心火之上升以剋肺金乎夫鼻血名爲衄血

未可以舌血而亦名爲衄血也雖舌竅不門出血一如鼻



也非金刃之傷安得致此謂之衄血似亦相宜然而鼻中
 衄血犯氣道也舌中衄血與犯氣道者有間蓋舌衄不過
 犯經絡之小者耳雖然血出於舌無異血出於口也血出
 於口者犯食道耳而出於舌者終非食道可比然而血出
 於口者犯胃而不犯心血出於舌者犯心而不犯胃犯胃
 為肺犯心為臟烏可謂經絡細小之病而輕治之乎治法
 宜內補其心中之液而外填其舌竅之孔則心火自寧而
 舌血易止也方用補液湯 人參 三斤 生地 三斤 麥冬 五
 斤 丹參 三斤 北五味子 十粒 山藥 三斤 當歸 五斤 黃蓮 一
 斤 玄參 五斤 貝母 一斤 水煎服外用炒槐花三七根各等



分爲未滲之卽愈夫槐花三七根本能止血似不必借重於補液丹也然而內不治本而徒治其末未必不隨止而隨出也

遍身骨痛門

人有一身上下由背起而至腰膝兩脛無不作痛飲食知味然不能起床席卽起床席而痛不可耐仍復睡卧呼疼呼痛必須捶敲按摩否則其痛走来走去在骨節空隙之處作楚而不可忍矣人以爲此症乃痛風也然痛風之症多感於風濕而風濕之感多入於骨髓風濕入於經絡則風濕易去風濕入於骨髓則風濕難祛以骨髓屬於腎七



可補而不可瀉祛風濕則傷腎矣腎傷則邪欺正弱將深
 居久住而不肯透出矣雖然腎不可瀉而胃與大腸未嘗
 不可瀉也瀉胃與大腸之風濕而腎之風濕自去蓋胃為
 腎之闕而大腸為腎之戶也方用並祛湯 黃芪一兩白
 朮五分 茯苓五分 甘菊花三分 玄參一兩 炙甘草一分 羌
 活五分 防風五分 水煎服一劑而痛減一劑而痛除三劑
 而痛全愈矣愈後用八味湯地黃丸調理永無再犯之患
 論理不治腎而治胃與大腸之風濕去風宜用乾葛也片
 濕宜用猪苓也有風有濕必化為火去火宜用石膏知母
 也然邪在骨髓必須用氫分之劑提出在氫分使微寒之



昂與輕散之味以和解之則邪易於速化邪既出矣然後用以補解之藥補其腎中之水火真水足而邪水不敢再入真火水而邪火不能再侵也

人有遍身疼痛至腰以下不痛者人亦以為痛風也而不知不然此乃火鬱於上中二焦不能散而成者也若作風濕治之全不能效然而僅治其火亦正徒然蓋火生於鬱則肝胆之氣不宣木必下剋脾胃之上而土氣不升則火亦難發以致氣血耗損不能灌注於經絡而作痛矣方用逍遙散加味治之

柴胡二斤 白芍五斤 當歸一兩 甘草

一斤 炒梔子三斤 陳皮一斤 茯苓三斤 白朮二斤 羌活二

水煎服一劑而痛如失矣逍遙散尚解肝胆之鬱梔子
尤善於解鬱中之火肝胆之火既盛則胆中之汁必乾肝
中之血必燥多加當歸芍藥更於平肝平胆之內而濟之
滋胆滋肝之味也血足而氣自流通復加羌活以疏經絡
自然火散而痛除耳

人有遍身疼痛殆不可忍然有時止而不痛人以爲風濕
之相揮也誰知是氣血虧損凝滯而下通乎夫風寒束於
肌骨雨濕入於肢節皆能作痛然其痛必一定而不遷非
時而痛時而不痛也惟氣血既虛不能流行於肢節肌骨
之中每視盛衰以分輕重故氣到之時則痛輕氣散之時

則痛重血聚之時則痛輕血滯之時則痛重又其常也
 認作風寒雨濕之邪而用祛除掃蕩之藥則氣血愈虛而
 疼痛更甚何時是全愈之日乎治之法必須大補其氣血
 而佐之溫熱之味則正吐而邪不敢侵不必正痛而痛自
 止也方用忘痛湯 當歸 一兩 黃芪 二兩 肉桂 二斤 延胡
 索 一系 天花粉 三斤 秦艽 一系 水煎服一劑必出大汗聽
 其自乾一服即愈二服不再發此方即補血湯之變方也
 補血湯名爲補血實氣血雙補之神劑今益之內桂之祛
 寒延胡索之活血化氣天花粉之消痰去濕秦艽之散風
 即有外邪無不兼治又何痛之不愈乎



人有遍身生魄而痛者人亦以為痛風也然而雖是痛風
 因濕氣不入於臟腑而外走於經絡皮膚以生此魄其痛
 較風濕入於骨髓者反輕然治之不得法其痛楚正復相
 同蓋此等之魄乃濕痰結成者也消痰於腸胃之內者易
 為力而消痰於經絡皮膚者難為功雖然經絡皮膚固難
 治而腸胃實可易治也吾治其腸胃而經絡皮膚之痛魄
 自消方用消魄止痛丹 人參三錢 黃芪五斤 防風一各
 半夏三各 羌活一各 白朮三各 桂枝五分 茯苓五各 慧仁五各
 水煎服二劑而痛輕四劑而痛止十劑而魄消二十
 劑而魄盡消也夫魄之所以結成而不散者固正氣之虛



也氣虛則疾結吾用人參芪朮以補其氣氣旺而痰之勢
衰矣況益之茯苓薏仁以利濕半夏以消痰防風羌活以
祛風桂枝以逐邪則痰之黨羽既孤欲堅留其魄壘而不
可得矣倘徒治其經絡皮膚則膜不相干反耗損其腸胃
之氣腸胃受傷而氣不能行於經絡皮膚則魄且益大又
何以消之哉

白膏藥

巴豆肉

草麻子肉

春夏各十兩
秋冬各二十兩

活鮑魚

十尾

蛤蟆

個血餘

五圓

香油

五斤煎沽去渣滴水成珠入上好定粉

二斤攪成膏



白菊花 日茯苓塊 松子仁 烏梅肉

煉蜜為丸常服可以延年益壽

辨證奇聞卷三終

